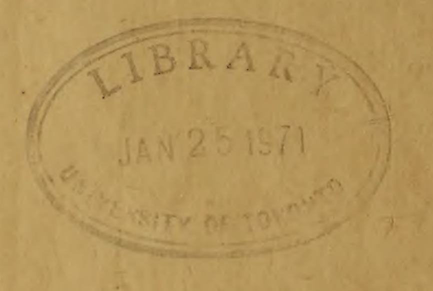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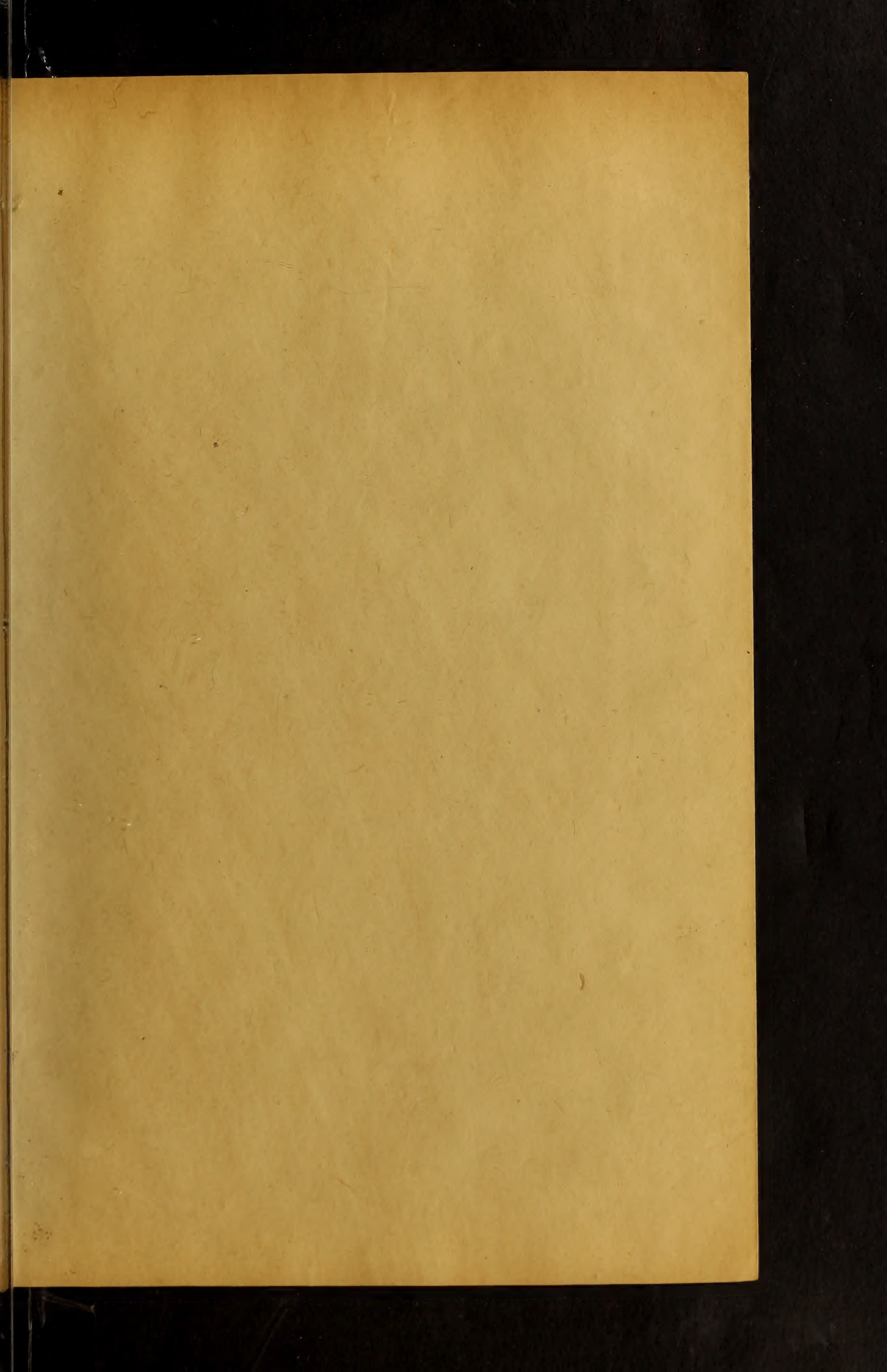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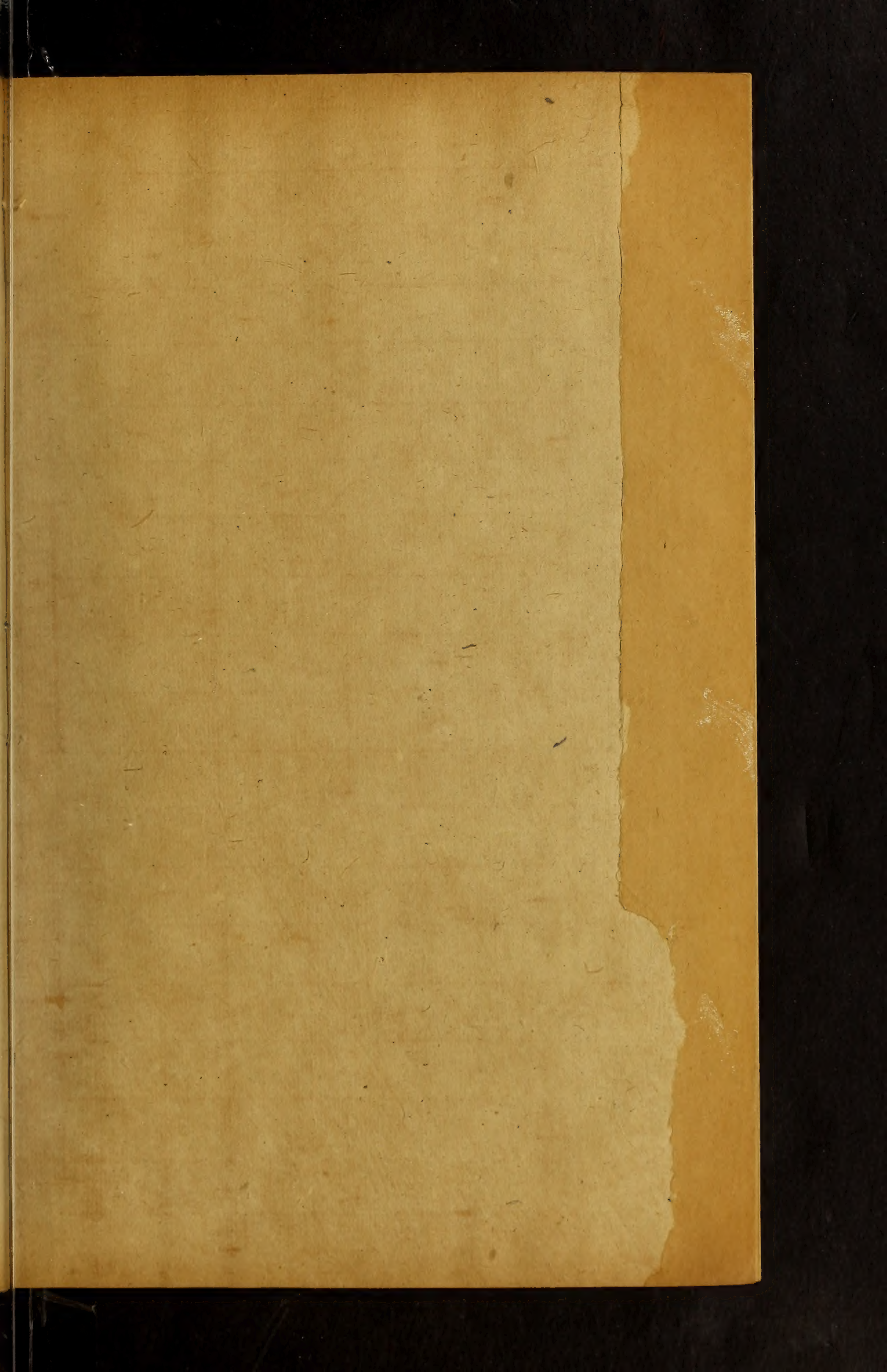

LIBRARY
JAN 25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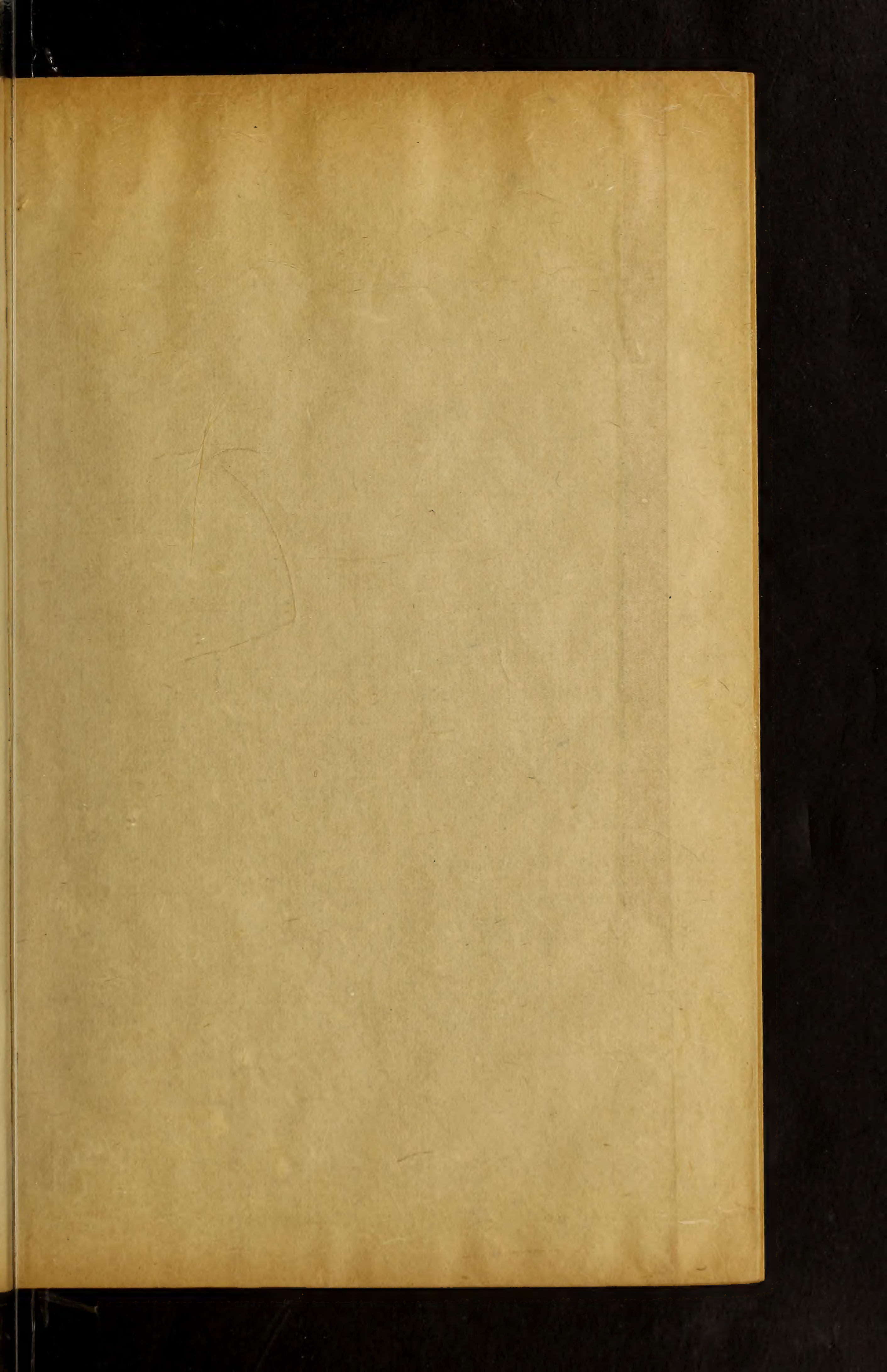


## 詩二

### 七言古風 附長短句

酬林志寧 志寧從學河南二程先生

君不見昔時卜年公拆龜食墨瀍澗東伊流洛水環紫宮廣輪千里天地中真人一往不復見鼎湖弓劍空遺蹤陰陽所交風雨會和氣自古生英雄邇來百千歲零落多奇窮嵩臯少室崢嶸倚天闕下有囘淵萬仞蟠雙龍蒸雲結雨氣濛濛惟有蒼髯紫領包玄



# 楊文靖公集卷十一

## 詩二

### 七言古風 附長短句

酬林志寧 志寧從學河南二程先生

君不見昔時卜年公拆龜食墨瀍澗東伊流洛水環紫宮廣輪千里天地中眞人一往不復見鼎湖弓劍空遺蹤陰陽所交風雨會和氣自古生英雄邇來百千歲零落多奇窮嗚皐少室崢嶸倚天闕下有囘淵萬仞蟠雙龍蒸雲結雨氣濛濛惟有蒼髯紫頷包玄珠時發光燄凌烟虹成周太平鬱餘策但令洙泗生

清風羨君妙齡有仙骨乘槎暗與天潢通萬里不一息去若孤征溤决開銀河浪分出一泒懸秋空顧予山野姿未老心已慵謬從君子游嘗道術偶同有如退之與東野自慙青蒿倚長松感君惠然抵山谷開談氷雪清吾胸高堂黑髮顏如童未須念此心忡忡幸有山前清泉冷可酌與君啜甘茹草忘春冬

題贈吳國華釣臺　國華自作記不取嚴陵

君不見釣璜溪上白髮翁一竿西去追冥鴻田車同載非羆熊鷹揚烈飛如飄風又不見羊裘石瀨垂綸叟爽槩凌天動星斗萬乘故人親訪求臥對鸞輿恐

回首聖賢遇合自有時潔身亂倫非所知高風寥寥
古已往較然得失知者誰君有釣臺臨橋水橋溪不
與桐溪比收身欲躡渭老蹤笑撫長髯照清泚澄潭
夜月秋光浮撇波短艇沿汀州長繩巨石不能繫飛
帆片席歸蓬丘巨鈎沉餌牽九牛一釣直掣金鰲頭
修鱗擺鬣淚山起雲鵬飛翻忽千里跨雲憑翼上青
冥一點孤光厠箕尾

贈別蔡武子被誣得釋赴泉州錄叅

君不見馬伏波後車薏苡珠璣多又不見章臺秦璧
非有疵相如謬使秦人疑匡章不孝通國非世無孟

予知者誰惜君高才兼衆美完德從來速招毀含沙怒欲陰中之剛引涇流汙清泚輕雲捲盡天日明容光竅宂無潛形刮磨玉瑩氷雪凝楚人謾費塗丹青齊庭有鳥又不鳴會須一舉天衢亨北溟歘起風雨驚修鱗巨鬣隨波輕不須回首顧潛鯨好乘扶搖九萬里奮迅六翮飛南冥

入山行

蒼崖峭立青天涯古徑蕪沒沿清溪深林四合晝亦暝寂寂惟有哀猿啼野人心形灰死如槁木山禽見之猶驚飛因嗟太古不可復我無機械胡相疑

## 假山

衡湘側南二千里淸淑之氣常蜿蟺丹沙玉石氣所感融結萬狀非磨鎸窮源荒蹊異岱岳不逢禹績終棄捐苔封土蝕誰復問磷峋偃臥當市壓龜山老叟見之喜鳩徒輦置羅前軒岧嶢孤峯露仙掌有一石如掌屹若太華青摩天傾崖斷壑坐中見葱蒨似玉生雲烟初疑社龍未死日浮梁擬跨咸池淵神號鬼怒驅不前捶繫刓礫成枅圈又疑巨人出龍伯揭竿來自崑崙巔連鼇合負雲濤翻蓬壺簸蕩留平川繄余竟日倚欄檻矯首便欲追霧仙凥輪神馬白足駕已覺

兩腋風泠然瓊臺浮游與世隔醉傲笑拊洪崖肩山間草木即靈餌含英茹實賓長年悠悠廣息變今古坐看滇渤成桑田

寄練子安教授

憶昨吾子客上都我獨奔走天南隅各年未壯已多累謬投世網身攣拘飄零今日偶相值乃復咫尺不得與子俱人生委質金在爐大冶鼓鑄誰號呼惟愁踆踆走塵土舊業已廢成荒蕪惜君高才卓犖與世崎雄文灑落珠陸離雷驚雹赫轉坤軸風號浪擊飛天池珊瑚挺餘滄海竭騏驥超軼不可羈經綸有道

世莫知櫝中良璧始自奇君不見扶藜監巷蓬華居
短褐甕牖桑爲樞擁門軒蓋何所慕藜羹自飽非癯
如又不見楊雄寂寞守太玄弃捐覆瓿眞可憐折腰
小吏昔所耻田園須賦歸來篇終當結屋蒼厓巔期
子相與臨清泉投簪解帶謝人世拂塵披蠹親遺編
松皴檜老生青烟雨餘風弄鳴哀絃低回野與有眞
意浮名鷃雀過吾前結歡膠漆常連連從游麋豕終
長年

送富朝奉還闕　紹榮字國華

君不見慶曆承平道如砥馳車八荒同一軌敵人蹈

張怒蹬膂百萬雲屯若封豕又不見朔方橫流漲天起腐麥䄵飛木生耳扶携道路雜老幼操瓢溝中半爲鬼關河日夜刁斗驚嫚書乘驛來渝平兵間持節得英傑談笑坐使羈長纓青社環城萬區屋發廪分曹具饘粥饑羸枯頰陡生光叢塚不聞新鬼哭藏孫有後天匪親閶門容車何足論揭來灘上見猶子雄姿宛有典刑存驊騮已度渥洼水朝燕暮越應千里行看玉勒駕鑾輿濯足瑤池從此始

南康値雨 廬山卧龍庵有劉道人自云百餘歲碧眼不粒食惟食栢飲水每客至必先知之欲往見之不果故并記之

平沙漲雪清江濆水花照日紅生鱗軒然五老出城表雕玉萬仞窺長身雲巾星弁覆華頂飛泉漱瀑垂天紳平生未識廬山面碧巘横雲望中見江頭一夜雨行天奔浪號風作悲健朝來淤泥沒牛馬咫尺坐論千里遠芒鞋拄杖掛塵屋神馬尻輪欻飛轉臥龍庵前碧眼翁日飲山淥飡溪松神融氣合八荒外此心烱烱宜先通未須移勒郤俗駕會應一洗塵寰空寄言歸侍壺丘子他日來游當御風

遊武夷 是日泛小舟至鷄窠岩還遊冲佑觀

凾關崎嶔走秦鹿天下並逐爭群雄抉雲翻空鰲足

折點黎窟伏如寒蛩武夷山深水清泚避世猶有高人蹤龍泓東注海波涌嶺有投龍池世傳與海通玉女翠擁秋雲鬆玉女峯赤霄眞骨寫盧璧通泉凡筆慙非工魏王峯前有畫鶴藏舟浮梁跨絕壑山間有小橋橋西有一小舟皆人跡不可到隱見似與天潢通當時雞犬不復見窠岩依舊烟霞籠我來秋杪月既望尚有幽菊埋榛叢天容洗淨雨新霽雲幕四卷清無風掀蓬進棹窮異境注目想見流殘紅回船杖屨躡幽徑松竹窈窕環琳宮翠琬温辭耀華衮褒詔有石刻金榜大字纏交龍自憐病骨掛塵網幔亭高會何由逢解衣歸臥玉瓚碎仰看明月穿疏蓬

向和卿覽余詩見贈次韻奉酬

杜陵頭白長昏昏海圖舊繡冬不溫更遭惡臥布衾裂盡室受凍憂黎元詩人窮愁自古爾豈若種藝依青門嗟予老懶世不用窮巷久雨無高軒蟲鳴鳥噪感時節嫠不恤緯羞前言殘章斷簡棄不錄自愧潢潦無根源君胡袞字富褒飾三復妙語將誰論知君獨負青雲器欲使儀者名長存

贈程舍人近侍入閣

路公溪上鶴髮翁眼光照日顏如童龐眉垂鬓有仙骨騎集五福天所鍾螭頭暫輟三長手杖節扶輿入

閩嶠弧南一夜晶輝浮海隅草木俱榮耀朱金拜後古所稀繡紱全勝衣綵衣玉觴薦壽須珍奇更待蟠桃子熟時

岳陽書事

洞庭水落洲渚出疊翠疏峰遠烟没重樓百尺壓高城畫棟沉沉倚天闕湖光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西東氣凌雲夢吞入九欲與滇渤爭雌雄澄瀾無風雨新霽一日萬頃磨青銅琉璃夜影貯星漢騎鯨已在銀河中湘妃帝子昔何許但有林壑青浮空（君山世傳湘君居此因以得名）蒼梧雲深不可見遺恨千古嗟何窮須臾

晦冥忽異色風怒濤翻際天黑乘陵瀨鑿走魑魅渟
滀百怪誰能測忽看舟子玩行險更欲飛帆借風力
安得晴雲萬里開依舊寒光浸虛碧

遣興

嵩華千仞立不得天地寬涇渭淸濁流不離海波瀾
人生過眼萬事役記憶細故眞童顏

寄游定夫

憶昨相逢鳳山址駒隙駸駸餘半紀君趨烏府近淸
光陸海驚濤漲天起雲帆大舸半摧溺艤岸得全誠
偶爾我時捧檄赴京渚放浪江湖一浮蟻談書考古

老無用哺啜糟醨咀糠粃東歸雖復有民社爲米折
腰良可耻市朝紛紛眞羿彀朔幹燕弧不容擬投身
中地竟誰免未信棘端能捍矢重樓百尺臥玄德問
舍求田不須鄙早歲結隣初有約齒豁頭童今老矣
築田預想傍田廬負耒耦耕何日始

過錢塘江迎潮

銀漢翻空際天白鯤怒鵬騫海波擊湧雲噫氣聲怒
虓萬馬馳車臨霹靂低昂上下如桔槔頃刻性命輕
鴻毛賫囊負笈有彝路一日何事常千艘因思牟腸
盤九坂攀援蜀道愁猿猱人生觸處有萬險豈必此

地多風濤願言彛險不須問莫負對酒持霜螯

觀獵

貂裘白馬誰家子擁戟弦弧囊勁矢褰身欲與鳥爭飛獨處塵埃雲四起長繩驅逐狐兎驚驕鷹掣臂流雙睛飛揚雲間電光閃旋復草際無遺生鷙腸久厭鮮肥餌顧盼方能伺人意但矜鼎俎有餘甘貪殘誰憐殄生類安得淑氣回嚴秋徐令困拙同鳴鳩林間百鳥恣孳乳雖欲擊搏知無繇

寄范正甫 時討西夏

羈窮莫厭如牢圈從古功名出屠販男兒不負懸弧



心馬華累尸猶足願君不見淮陰寄食饑貧叟一作竊瓜寄食淮陰叟胯下英風亦何有逢時吐氣雷雹奔金印纍纍大如斗玉門晝夜羽檄驚睥睨欲塹天都城叩閽虎士鬱餘怒科頭奮戟如鵰鷹君從壯年蘊奇策未宜縮首藏柴荊昔人投筆眞豪英慨然萬里終成名南山白額雖欲老百獸遭之猶裂腦

吳子正招飲時權酒局不赴作詩戲之

寒爐火冷浮青烟勁風刮面如戈鋋凝陰不動天欲雪竟日兀兀成拘攣廣文才名四十年天寒坐客猶無氈參軍官小技能薄寂寞冷坐誠宜然忘形杜老

偶相覓傳呼歌舞開華筵嗟予簡書固可畏不得對飲簪花前謾有糟粱逆人鼻汝陽尸肉空流涎可能更似蘇司業只與時時送酒錢

寄題環翠樓 記云唐君作
此樓以奉親

方壺七萬神鼇連瓊臺縹緲居靈仙鯨翻海運成桑田異境誰使夸娥遷銛鋒四面蒼圭圓巨靈巧以青瑶鐫搖風洗雨淨娟娟修眉浮空秀爭妍清溪回旋瀉幽泉下有澄瀾湛洄淵繡楣雕欄欲飛翾凌切漢道摩星躔恍如直跨須彌巔瑠璃凝光圍四天喜君妙齡謝世喧萱堂慈顏白盈顛兒童牽衣戲蹁躚優

哉此樂誰與先嗟予昔以三釜懸投身世網百慮煎
今乎老矣誠可憐狙猿何用簪纓纏子雲終須守一
廛誅茅結屋纔數椽薜衣雜佩紉蘭荃手披白䩸玩
青編春暉不報常歘然雖有至樂安能全

晩雨

斷霞明滅天日黝雨意晴暉爭好醜浮雲冉冉無定
姿白衣忽變如蒼狗悲風激烈河漢翻雨脚如麻飛
霰寒山深氣腥豺虎亂乾坤四合誰云寬將溪溪上
野客懶成癖怯寒手攣面如墨把盃强吞僵立歌閉
門獨愁天已黑

贈醫者鄧獻臣

天地一氣猶冶甄埏埴萬彙隨方圓神形九藏通九野八風中物如戈鋋天元玉册有遺義探索始自三皇前桑君越人不世出鑱石鍼灸誰能傳賤工增餘損不足往往橫夭殘天年美君妙齡踵其學至理隱頤常精研聞陰得陽以神遇反視方術猶蹄筌道隅荓虀即爲餌車上已有長虵懸嗟予羸薾苦多病維摩丈室方蕭然願君速已天下疾爲予一洗沉痾痊

與將渠令會飲揖仙亭

灘流斗落惟璠璵雕欄照水光如濡層巒疊嶽爭蟠

紆翠巖百尺蹲於菟何年巨人出歸墟揭竿合負神
鰲趨飄流人間峙蓬壺至今猶爲仙聖居飛斬往來
誰與俱下有馴雉隨雙鳧英風爽氣凌清虛楣間新
詩露珊瑚顧余老懶與世疎欲往勾漏嗟無徒會須
策鑾追雲車無使吃尸嗤癯儒

楊文靖公集卷十一終

楊文靖公集卷十二

詩三

五言律

別游定夫

黽勉吾將仕謀身力巳分漆雕慙未信子夏又離群

慘淡交情重間關道路勤至言宜遠寄孤陋願頻聞

過金山

環望荆吳拆清江日夜流飛騰潮汐浪漂泊利名舟

山湧鰲蟠出樓虛蜃氣浮僧窻千古意出沒看輕漚

枕上

小智好自私小德常自足自私開人賊自足心有目瑕瑜不相掩君子比良玉默默枕上思戒之在深篤

雨寒

天幕陰雲積蕭蕭雨正霪泥汙闤市寂水入御溝深破屋寒侵骨哀絃凍絕音更愁風力健瘦怯不能禁

歸雁

天末驚風急江湖夜思長悲鳴披冷月接翼冒清霜澤岸多繒弋雲間乏稻粱泛然棲息地飲啄欲何傷

感事

世事浮雲薄勞生一夢長散材依櫟社幽意慕濠梁

風激鷹鶻迅霜殘草木黃投閑如有約早晚問耕桑

過闗山

牢落闗山路年來倦往還長隨流便泛有愧白雲閑
親遠江天外魂勞夢想間泫然遊子淚挹盡復汍瀾

其二

歲律行將暮飈風凌九垓山深人寂寞路遠馬虺隤
幽意從誰展愁懷殢酒開衰遲仍惜日投晚獨徘徊

晚泊遇雪

向曉驚風急飄零雪滿埛氣升雲冪冪天遠月冥冥
寒色終無賴豐年謾寄聲餔糟吾不慣彊醉復還醒

其二

寒逼歸鴻急悲鳴聲更哀舞風斜翳日帶月暗欺梅
平野光初合陰雲凍不開無聊還殢酒顛倒盡餘盃

偶成

天遠何須問勞生聽若何犁鋤三畝足棲息一枝多
白雪寧堪冐淸時只浪過好尋明月影醉舞自婆娑

臨川驛偶成

冉冉朝仍暮蕭條官舍幽閉門三尺雪觸物一虛舟
虫蠹生涯盡萍漂世事浮向思方技學多病未能休

除夜感懷 臨川驛

歲律已云盡思家日日深二年爲客恨千里倚門心節物羅樽俎兒童學語音眩然如在目恍惚夢難尋

其二

愛日乖予願親顏常在心遠遊仍換歲華髮想盈簪永夜誰同席殘否憶共斟相思空有淚揮灑滿衣襟

臨川道上

風雨離山驛斷橋危欲顛去心奔逸驥行路上青天雁序江湖樂雲歸島嶼連悠悠遠征客千里獨茫然

旅舍書事

懶拙乖時尚支離與世殊饋漿驚御寇避席愧陽居

觸事紛難解忘形色易鋤不須修混沌機械本來無

過清溪瀆

天濶江銜雨冥冥上客衣潭清魚可數沙晚鴈爭飛川谷留雲氣鶺鴒傍釣磯飄零滄海客傲倒一帆歸

泛江至土坊

萬頃江湖遠孤乘一葉船雁飛雲外字篷掩水中天波靜櫓聲息風微帆影偏回環聊注目浩蕩接青烟

秋日有懷寄從弟表民 丁伯父憂

羈旅吾方困哀思汝正煩望雲愁雁序回首憶鴒原北園蔬還盛東軒菊想繁飄零不相見沾灑獨忘言

和潭倅張朝請行縣言懷

夾道旌麾動陰霾萬里開霜迎威令肅春逐馬蹄來
幽蟄光初滿寒荄暖自回仰窺嵩華質曾未施纖埃

又用前韻和早梅二首

楚國春歸早寒梅處處開月和清艷冷天與靚粧來
東閣詩魂動南枝歲律回蕭然冰雪態無處覔輕埃

其二

星馭經行處梅花忽已開只疑春信早先擁使旌來
嫩蕚紅初破寒柯綠未回凌霜半含月皎皎絕塵埃

感事

邊徼無虞日王師討弗庭收功誇廟筭行險毒生靈
川谷旌麾暗風塵戰血腥寂寥歸馬日目斷華陽垌

其二

虎士氷河側月聞刁斗驚氣吞沙漠盡風蕩賊巢傾
關塞長年戍邊塵幾日清太平陳朽富一旅百夫耕

泗上聞將閑沛口

淮水平沙漲檣烏向日斜微雲變蒼狗輕浪蹙浮花
風勁囘飛鴈林喧集暝鴉河流應未閑遲我到京華

其二

鬢蓬凋欲盡岸幘任欹斜瘦怯重裘重慵看細字花

凍雲穿曉日晴樹繞飛鴉老大驚遲暮飄零惜歲華

其三

聞道河流閉逢人每問津天高雲冪冪風細水鱗鱗

未種江陵橘空思千里蓴且邀明月伴相對解綸巾

出京己卯歲九月

旅泊驚秋意塵沙遍客衣明星爛河漢殘月暗簾帷

風柳斜斜轉雲帆片片飛窮愁添別病衰晚意多違

吉溪早起

短日催征轡聽雞踏曉霜遠山頻入望薄酒謾搜腸

湘浦蓴絲滑吳松鱠縷長何時一疎放把釣卧滄浪

漢坂舟行

曲岸通幽徑疎籬映竹斜塢深藏吠犬林薄露人家
石瀨魚偏美隣村酒易賒祗應雲水富自是一生涯

席太君挽辭二首

賢配無前古傳家有子賢四靈來薦瑞一鶚已摩天
蒿里迷長夜悲笳慘暮烟蕭蕭原上路猶想駕雲軿

其二

稟粹猗蘭秀來嬪洛水濱一窺識公輔三徙得儒真
畫翣流雲氣松阡臥石麟哀榮今日事誰復繼前塵

湘君祠

烏鼠荒庭暮秋花覆短墻蒼梧雲不斷湘水意何長
潭岸蒹葭綠籬根草樹黃瀟瀟竹間淚千古一悲傷

新湖夜行

平湖淨無瀾天容水中煥浮舟跨雲行冉冉躡星漢
烟昏山光淡棹動林鴉散夜深宿荒陂獨與鴻爲伴

哀鴻

哀鴻常苦饑悲鳴垂其翼朔漠曉霜寒江湖晚烟羃
乾坤一網罟高飛亦何益日暮無與群驚風暗沙磧

鄒公輓辭

一伏青蒲上三年瘴海濱泉甘不出戶公謫南方所居無水庭中

忽湧甘泉客醉豈無神（公在謫所忽有醉客言公將歸翼日赦至果得歸）報國心長在知恩志未伸（公所居堂名知恩）追懷垂絕語空有泪盈巾

其二

舊德今誰在雕零已不多雲天開日月陸海自風波空嘆與齡夢難留曳杖歌生平濟川志無處問施羅（公嘗有與齡之夢）

冬曉

着尾霜華冷瞑空曉霧均氣昏難見日風過易生塵洗硯氷紋破憑爐火色春莫嫌寒尚薄雨雪更愁人

憑高

觸物心如醉憑高仍倚樓目隨流水遠事託片雲浮烽火川原赤邊儲戍役愁投戈知幾日定遠未封侯

## 七言律

登桐君祠堂 昔有隱者結廬於此人問其姓指桐樹示之故號桐君

霜染溪楓葉葉丹翠鱗浮動汐波閑盤盤路轉千峰表冉冉雲扶兩腋間掠水輕鷗晴自戲凌風飛雁暮爭還結廬姓氏無人會靜對庭陰一解顏

巖松

婆娑千尺倚巖巔隱隱虬姿拂遠烟尤喜地靈泉脉

潤獨愁天澗晝陰偏孤根礙石盤彌固直幹凌霜老
益堅臃腫不須逢匠伯散材終得盡天年

和鄭商老下第

雨餘新惹一番愁展轉衾寒客思悠獻璞又添今日
恨登科空負昔人羞林泉木石君先到京國風塵我
尚留若爲浮名苦憔悴前春行釣巨鰲頭

頳昌西湖泛舟 游賈丞相曲水園

扁舟乘興謾追尋路轉河回入柳陰拂面落花春意
盡避人幽鳥野情深慚無健思供吟筆賴有寒光映
客心日暮倚風歸棹急一鈎新月掛瑤琴

其二

春過鶯花無處尋移舟行近古城陰褰衣木上收殘片傾耳枝間覓好音山隔曲堤迷遠近魚跳文藻亂浮沉飄然自得江湖趣陡起歸與萬里心

送丁季深

烟含疎柳綠蒙茸杏頰桃英入眼紅邂逅與君逢臘雪飄零獨我過春風空愁轉轂音塵遠且寄離懷笑語中後夜月明人寂寂相思那復一樽同

蘄州早起

城頭雷動角聲哀似共行人怨落梅欲報晨炊粱未

熟喚回殘夢覡驚開霜濃暗覺貂裘冷月淡空令邑犬猜倚杖起看風正慘紫微繚繞俯三台

合江亭晚眺

倚杖鈎簾兩水間晴光飛影上雕欄帆催畫鷁搏風去雲吐銛鋒作劍攢平野烟浮迷遠目晚溪潮漲失前灘騎鯨一往扶桑近休問人間行路難

含雲晚歸寄眞師

每叩禪關即晚歸塵中回首萬緣非不愁幻翳迷心地且聽潮音振祖衣歸路往來無別徑夜光清徹有餘輝虎溪舊社知重約陶令如今已息機

遊玉華洞

蒼藤秀木遶空庭疊石層巒擁畫屏混沌鑿開幽竅遠巨靈分破兩峰青雲藏野色春長在風入衣襟酒易醒採玉遺踪無處問擬投簪紱學仙經

次韻思睿見寄

聖賢千古愧難攀力學方憂敢自閒顧我久拋聲迹外憐君猶掛齒牙間生平拙計心長在解帶高風志未還捧檄于今非得已謾勞魂夢遶溪山

次韻蔡武子書懷

放形鋤色恐成光勁至能令鼻不傷自信放魚真得

詩卻憐挾策亦亾羊刃投有間多餘地語到無言輙自忘擾擾世紛何足問松窻終日獨徊徨

感懷寄鄉友

漫浪人間已十年簿書擾擾日羈纏朱公謾有千金璧季子初無二頃田籬下蹲鴟餘晚實雲間紫鷩奮新拳淹留寸祿空回首一望鄉關一悵然

贈致政楊孟堅宣德 孟堅歷三世不改官而諸子各有第宅故以楊陸為比

子雲論薦有王音 孟堅累為達官所薦 陸賈年來老境侵自守一官歷三世退令諸子分千金平生器業成幽夢白

首功名負壯心賴有新詩輕萬戶未須投紱嘆埤沉

其二

廣文官冷竟誰憐空負才名四十年孟堅及第已四十年蕭散欲尋濠上侶飛揚還作酒中仙龍章繡紱榮何在鶴氅綸巾靜自便遥憶瀨溪風物好勝遊應不愧斜川

寄湘鄉令張世賢

身游羿彀偶相逢安得初終若蚷蛩道學未容窺閫奧吏師應許叩隣封蕭條此意君誰問落托微官我更慵盧白囬旋眞戲事傍觀無用氣填胸

縣齋書事

朱顏凋盡鬢鬖鬖世路低徊老益慙偶影獨游聊自適談書不輟竟何堪神爐默默金徒踴一作天君默默情何在蹭蹬紛紛夢正酣誤把此身攖世網自纏徽纆信如蠶

次韻錢帳計

駸駸羲馭定難羈過隙跳丸日夜馳但見光陰如掣電郤尋稽覽已當朞飛黃汗血宜千里秋鶚乘風此一時芝草鳳凰眞美瑞淸名應有退之知

和張倅行縣

江浮疊巘弄淸輝雲外冥鴻江上歸擊目白多幽興

在揮毫時見彩箋飛應愁零雨侵星駕好爲援戈郤晩暉帝室正須調鼎鼐動移寄語不須譏

沿幹游光大示犀老

山横杳靄有無中疊觀層臺一梵宮萬軸瑘函方一作聊杜卪數聲啼鳥正談空溪雲抱影侵行屐香篆飛烟襲晩風薄宦覊人如接榻自慙來往苦匆匆

王簿清輝亭

黛染烟鬟拂檻低抱城流水綠逶迤澄瀾碎影搖青鏡斜日流蜂隱半規坐上盈樽無俗客壁間照夜有新詩登臨已動忘歸興況復清談足解頤

寄長沙簿孫昭遠時以不催積欠被劾

陽城衰晚拙催科闔寢空慙罪已多癸竈講隣君自適載醪袪惑我誰過猗猗庭有蘭堪佩寂寂門無雀可羅歸去行尋溪上侶為投纓紱換漁簑

安禮以宏詞見勉奉寄

吏部文章世所珍終慙無補費精神浮名膚外增餘贅薄宦戈頭寄此身養志吾方同鄗曼談書誰復問山賓自憐坐項三遺矢衰晚那能用楚人

秋晚偶成二首

纖纖晚雨洗秋容庭樹蕭然策策風萬籟自鳴羣物

外四時常在不言中坐臨流水襟懷冷臥對浮雲世慮空寂寞一壓吾自適客嘲從更議楊雄

其二

風瓢淅瀝鬧諸鄰郤埽衙門混世塵天氣淸明秋意態夜光浮動月精神流年漸覺侵雙鬢生理從來付大鈞臨水便同濠濮趣翛然魚鳥自親人

席上別蔡安禮 予方赴調安禮赴傳羅任

故里相看眼暫明一樽聊此話平生杜陵早被微官縛元亮今爲世網攖長路關山吾北去春風梅嶺子南征結鄰 一作盧 莫負當時約早晚滄浪共濯纓

次韻安禮見寄

末俗相看老尚新交游千里更誰親蕭條身世聊安分迂濶行藏懶徇人宦路競羞關柝吏勞生誰息利名身我慙抱甕無機械幽興惟思木石濱

冬寒兩齒忽覺搖動因成書懷

未年三十髮先彫歲晩俄驚兩齒搖都爲疎慵成計拙直緣衰病覺形焦連經宿雨重裘冷旋煮藜羹野興饒擺脫塵樊猶未得不堪回首問漁樵

書懷

駸駸塵土久方還直道謀身力愈難靖節每嗟嬰世

綢曼郎何意出人間風驚駭浪潛鱗伏竹隱灣磯翠羽閑好去杖黎穿蠟屐伴雲隨月弄潺湲

汴上 閘開月堤

天上行雲曳白衣半銜晴日在林扉盤花落雁驚還起啄食饑烏趂不飛榆莢青錢飄已盡月堤流水漭相圍征途處處塵隨眼多病長年與世違

陳留書事

烏檣風纜欲飛翻拍岸驚濤挽不前曲浦漲沙仍積凍疎林斜日自生烟崎嶔道路真堪笑放浪江湖已判年一枕晝眠無好夢空懃邊老腹便便

予自長沙還植蘭竹於東西軒調官京師逾年而歸蘭竹皆衰悴感而成詩 己卯

柴桑衰晚愛吾廬三徑歸來手自鋤但得叔卿長飽飯不妨孝若老談書蘭因採佩枝先瘁竹爲凌霜葉自踈留骨廟堂寧曳尾魯門無用祀爰居

和李倅游武夷

濃淡烟鬟半雨 一作雨半 晴溪光初借晚霞明鰲頭湧出三峯秀 三層峰最爲秀拔 天漢融成一鑑清 魏王峯頂有天鑑池 枌社有誰藏舊諜賓雲無處問遺聲幔亭寂寞仙何在勾漏丹砂早晚成

荊州書事二首

江湖泛泛一虛舟去作人間浪漫游歲晚光陰雲冉冉畏途風雨日浮浮萬鍾信是樊中雉一棹聊同水上鷗投老虀鹽（一作簿書）成底事憑誰爲種橘千頭

其二

千里瀕江地可毛結廬何必故山椒載醪不過斜川路飲水誰同陋巷瓢勿問雞虫閒得失但知鵬鷃各逍遙黃塵滿眼僧窗靜坐對風花意已消

天寧節

祥開若木射瑤光淑氣先春景自長玉陛風閑飛綵

綬獸爐烟煖襲珠囊千秋節賜綵綬珠囊民間以此相饋遺雲間羽鶴

儀仙仗天上蟠桃薦壽觴已見晶輝環帝座定應長

照鼎宫傍人鼎宫傍一星主壽星也

閒居卽事

虛庭幽草翠相環默坐頹然草色閒玩意詩書千古

近放懷天地一身閒疎窓風度聊欹枕永巷人稀獨

掩關誰信紅塵隨處淨不論城郭與青山

直舍大風書事寄循道

枕書無寐首空搔萬竅嘘風正怒號雪意浮空迷遠

日月林梳影見秋毫幽庭所藉惟荒草妙理應須付

濁醪誰念維舟江上客落帆千里壓雲濤

和席季成遊金鑾寺

朱甍碧瓦照孤城杖屨翛然野色清縠捲水風輕蕩漾珠翻荷雨自戲盈勝遊已覺非人境妙語寧須味玉英願借金篦聊刮目不容幻翳有纖萌

送王充道遊三茅廬阜

荊吳相望各天涯千里柴車鹿自隨解轡定應春盡日及歸宜待鶴來時三茅中峯每歲八月十七日羣鶴至充道當候見物乃可回聖賢莫負樽中淥日月長為物外遲若過匡廬訪眞隱卧龍菴下有期顧卧龍菴有劉道人人言百歲壽

春日有懷諸友

憑几無聊晝掩扉芬芬晴氣減春衣隔簾相應鶯初語背日連飛鴈北歸莫逆交游千里別遠來音信兩年稀追尋舊事成幽夢觸物心行事事非

望湖樓晚眺

斜日侵簾上玉鈎簷花飛動錦文浮湖光寫出千峯秀天影顯成十里秋翠鷁翻風窺淺水片雲隨意入滄洲留連更待東窓月洼月晴空獨倚樓

次韻晁以道 庚寅年出京

誰能載酒尋元亮共寄把一作無何作醉鄉便好收身

事農圃不須驚世露文章壺中日月春長在塞上烟塵客自忙千里同風無遠近未分秦隴與瀟湘

和錢濟明游官園 常州

虛舟觸物本無意看花得句慚非才名園古寺尋春色不暈勿鄙雙魚鰓 是日與濟明遍游諸平諸院觀雙魚花抵暮全官園 木奴千頭比封戶秋實付與江風催因思萬點愁人處何似洞庭金作堆 蘇子美詩洞庭柑熟客分金

過吳江

天水相涵翠有餘玻璃萬頃接方壺山浮晚照清如洗風遠飛帆細欲無漫叟未應甘皂櫪散人終欲傲

江湖維舟況值鱸魚美鱠疊銀絲飫腹腴

南歸書事

浪漫人間壓客塵衙門長憶鎖榆枌忘言擬盡輸人妙陳迹慵尋史籀文萬里功名心獨冷一壟耕鑿力能勤舊遊欲問南歸趣寂寞吾今過子雲

寸碧軒

隱隱遙山列畫屏簷間寸碧與雲平低回席上遺簪露彷彿墻東翠黛橫虛景遠涵千里色晚暉仍借一溪清春風景物知多少可稱收身樂此生

冬早書事

窮冥誰爲宰爐鞴榮謝惟知歲序催臘日未經梅已綻春風尚遠凍先開愁無潤澤歸芳樹獨有餘寒着炊荄收盡浮雲天愈淨夜深猶起望三台

齒落書懷

身上蕭條事事空齒牙凋落勝衰翁渴心尚欠冰凌解病骨長思藥力攻文几倦親塵土暗斷編慵理蠹魚封南牀穩臥陶公宅枕上悠揚一榻風

晚泊圌頭

水光天影湛清淵澤岸沙汀斷復連江借晚風翻白浪山啣斜日隔青烟喧林鳥散穿雲去架網人閒枕

枕眠獨倚蓬窓靜無語微吟擁鼻不成篇

楊文靖公集卷十二終

楊文靖公集卷十三

詩四

七言絶句

書懷少作

敝裘千里北風寒還憶簞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緣三釜慰親歡

端午少作

悠悠南北各天涯欲望鄉關眼巳花憶得親庭誰共語應憐遊子未還家

觀梅寄康侯

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疎英輕鬬
雪好藏清艷月明中

勉謝自明

少年力學志須彊得失由來一夢長試問邯鄲欹枕
客人間幾度熟黃粱

臘月見桃花

脂臉輕勻作艷粧未應潔白似梅香夭桃不見凌霜
操謾向春風取次芳

過蘭溪

紛紛朝市競秋毫江上霜風正怒號不問揚瀾與彭

浪翻然東下日千艘

其二

百年生計一輕舠止水初驚見二毛但道澄江靜如練那知風雨作波濤

其三

風帆斜颭漾清漪驚起沙鷗掠水飛寄語從今莫相訝我心隨處自忘機

夜雨

似聞疎雨打篷聲枕上悠揚夢半醒明日覺來渾不記隔船相語過前汀

重經烏石舖

夾屋青松擊藹中去年經此亦匆匆重來烏石岡頭路依舊松聲帶曉風

江上

寒雲羃羃結秋陰月淡霜娥冷不禁更覘江波休蕩漾莫令清影碎浮金

淮上獨酌

簾纖晚雨洗輕塵天淡雲浮夜色新頻有麯生風味好不須邀月作三人

吳國華牆香亭

謾愁青女妬新粧巳有風傳處處香試問隱鱗溪上
客欲將春色若爲藏

虛心亭

山横鰲背碧巑岏亭對浮筠縹緲間拾遺記蓬萊山有浮筠之榦葉青莖蕭散誰爲三徑侶秪應長共白雲閑

容照巖

清時投迹在嶔崟一穴晴光破晩陰剌草未容忘魏闕故應長有子牟心

藏春峽

山銜幽徑碧如環一壑風烟自在還不似武陵流出

木棧紅那得到人間

綠陰亭上　吳先生家

沙邊幽鳥傍淸漪瀧下漁船逆浪歸身在輞川圖畫裏晴空惟欠雪花飛

病中作

通衢隔轍斷經過門巷空無雀可羅驅去兒童臥虛室蕭然惟一病維摩

春波亭上

城頭飛蓋映朝暉向曉遊人與未移安得魯陽酣戰手爲留羲馭更遲遲

安禮以宏詞見勉因成絕句奉寄

萬鍾身外一牛毛斗祿紛紛漫自勞窮涸寧爲獱獺笑未容仰首試鳴號

感事

桑麻腴地想榛荊騎士西來劒戟腥藜藿陋儒心更鄙但思干羽舞虞廷

藍田溪上

夾籬桃李趁溪斜淺淺清流映落花欲問武陵源上路度雲穿石認胡麻

白公草堂

爐峰裊裊曉烟輕雲入屏幃一枕清高興自應無世累獨於妾馬未忘情

久旱

農郊阡陌起黃塵望斷天涯絕點雲疎懶無情認風伯幽窓時讀退之文

過七里瀨

拂雲高雁倚風摶下視平湖萬里寬搔首扁舟又東去錢塘江上看波瀾

其二

扁舟東下幾時還一席飛帆插羽翰回首嚴陵臺上

月淸風千古逼人寒

勉懷

紛紛於我未忘情疎懶多應捨怨憎便好世間師栁惠不須嚴下問孫登

梭山候潮 十一日潮起信 是日潮小不到

向晚午牟沙岸歸落帆烟浦候潮時誰言江上須忠信潮到于今自失期

徐郎廟

古廟靈塲枕碧巔松楸依約鎖風烟羽毛一去無消息塵落人間幾百年

送陳幾叟南歸 丙戌年

連墻東郭倦追尋高臥毘耶老病侵自愧屠龍真拙技謾令吾子費千金

其二

霾風霾雨濕征裾烟裏樓臺半有無南去定逢韓閤老歸愚當見問爇塗 是時幾叟過四明見了翁

其三

幾年夢想到親闈身逐行雲萬里飛茗水未殊沂上樂春風無負舞雩歸 初授餘杭

和陳瑩中了齋自警

畫前有易方知易厤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
事蠹魚徒白老青編
其二
八荒同宇混車書一視邪知更有渠憑軾自應由祗
道徑蹊無處問歸與
其三
行藏須信執中難時措應容道屢遷一日全牛無肯
綮騞然投刄用方安
其四
造次欲安嗟孰是叅前無物若爲書蕭條此意人誰




問典廢由來命也歟

其五

聖門事業學須彊俚耳從來笑折楊詭御得禽非我事但知無有是吾鄉

其六

盈科日進幾時休到海方能止衆流只恐違多在末歎坐馳還愛鏡中頭

附了翁自警

本無一字堯夫易八十一篇楊子玄今古是非那復辨仲尼猶不廢韋編

文章難寫伏羲書字外成篇始見渠賜也能分可
不可一瓢居士只如愚
過時不易始爲難執處那知是變遷度盡千山無
鳥迹不勞傳語報平安
手在何憂弓力彊巧窮那得必穿楊太和有味人
人飲誰識醒時是醉鄉
仲由行行終身誦師也堂堂帶上書五柳都能知
此意無弦琴上賦歸與
只說爲山不說休山成日夜水横流惜哉覆簣成
迷復只欠當初一棹頭

閑居書事

輕風拂拂撼孤櫻庭戶蕭然一室淸偶葉蟬鳴微欲斷又聞餘韻續幾聲

送席二伊川婿

抠衣丈席想多聞高節應能與俗分不用早飛入幽谷定知喬木在靑雲

寄游定夫在潁昌從明道先生

絳帷燕侍每從容一聽微言萬慮空郤愧獨懸三釜樂未能終此挹淸風

其二

蕭條淸頴一茅廬䰟夢長懷與子俱五里橋西楊柳路可能鞭馬復來無

含雲寺書事六絶句

猷駭禽鳴翳蔚中難將此意問湯蒙縈回小徑蒼苔滑杖屨從今恐不通

其二

北山山下一漁翁形解心凝骨巳融支枕聽餘人寂寂一軒明月滿窓風

其三

山前咫尺市朝賖垣屋蕭條似隱家過客不須携鼓

吹野塘終日有鳴蛙

其四

夾屋青松長數圍午風搖影舞僛僛幽禽葉底鳴相
應時引曳一作殘聲過別枝

其五

竹間幽徑草成圍藜杖穿雲翠滿衣石上坐忘驚覺
晚山前明月伴人歸

其六

蝶夢輕揚一室空夢回誰識此身同窓前月冷松陰
碎一枕溪聲半夜風

荷花

照眼紅雲鬬晩霞重重青葢半傾斜會須直跨三千仞移取峰頭十丈花

宜春溪上

斜斜疎柳照清漪籍籍殘紅自滿蹊刺眼藤梢牽不斷欲尋流水路還迷

江西道上

豔杏夭桃日日稀空餘淑氣尚遲遲誰人爲作留春計莫放風花自在飛

過豐城

淸江渺渺綠浮天博物無人繼昔賢應有斗間靈氣在誰能更與劚龍泉

劉陽五咏　渭水

洄淵浩蕩白鷗飛老懶時來坐釣磯岸幘行人聊自適不應憔悴似湘纍

歸鴻閣

簾捲晴空獨倚欄冥鴻點點有無間秋風注目無人會時與白雲相對閑

飛觴亭

芙蓉彫盡蕙蘭芳杖屨翛然一漫郎鳧鶴短長寧復

一作無足問但知鵬鷃兩相忘

相公堂

柔條踈蔓縁交加烟鎖雲涵去路賒繡綴貂纓無處問空餘鷄犬兩三家

洞陽 孫思邈修真所

聖童去後水雲閒陳迹難尋草木間獨有微言傳野史洞天寂寂在人寰

縣齋書事

簿書投老豈身謀朱墨紛紛晩即休平世功名歸稷禹一瓢吾欲慕巢由

其二

一去人間二十年空餘飛雪上華巔淸時最有求田樂未愧陳登榻上眠

其三

身名於我兩悠悠形影相忘懶贈酬擬把一竿滄海去漫然淸世一虛舟一作不應沙上有鷩鷗

醴陵丁君洋洋亭

依蒲泳藻兩相忘宛有江湖氣味長凭檻翛然眞得計祇應幽興在濠梁

安西聞捷三首呂吉甫持節

鷹揚塞外得非熊萬里金城一箭通玉帳投壺隨燕
豆坐看飛將縛驍雄

其二

將軍新擁節旄開紫塞雲浮豹尾班白首邊城休悵
望馬蹄未出玉門關

其三

雅歌不待來天馬謝質今應閉玉門早勒勳名上彝
鼎放囘春色滿乾坤

出尉氏

隔林殘雪弄輕風日射晴光玉縷紅桃杏渾如梅欲

綻直疑身在故園中

感事

權門車馬日紛紛寂寞多應笑子雲玄白定知非世
尚解嘲那復彊云云

過廬山遇雨

江風吹雨逐人來行過山前首重回絕頂隔雲看不
見石稜崖角獨崔嵬

題詩長老壁

維摩病士意超然邊腹便便但晝眠共說平時忙底
事烹茶煮藥過殘年

過東林

寂寞蓮塘七百秋溪雲庭月兩悠悠我來欲問林間趣萬疊松聲自唱酬

其二

百年陳迹水溶溶尙憶高人寄此中晉代衣冠誰復在虎溪長有白蓮風

其三

碧眼厖眉老比丘雲根高臥語難酬蕭然丈室無人問一炷鑪峰頂上浮

江上夜行 赴荆南道

冰壺歛灧接天浮月色雲光寸寸秋古別離云碧瀾之下寸寸秋色不用乘槎厲東海一江星漢擁行舟

過石首謁縣官回有作壬午十二月

萬事紛紛醉即休無功可作酒泉侯誰能載取千缸去且向舟中打拍浮

直舍書事

鱗鱗池面水初生萍底青蛙自在鳴誰使幽庭當鼓吹雨餘時聽作新聲

登峴首阻雨時自荆南入京

羊公風績幾經秋獨遶龜趺爲少留欲問荆人尋舊

車一江清泝自東流

其二

江浮雲影抱層欄雲外青山一水間盡日倚闌看不足杖藜欲去更廻還

其三

江風飛雨上雕欄庭樹蕭蕭景自閒向晚微雲遮不盡好山渾在有無間

其四

庭前古木已經秋天外行雲暝不收倚杖郤尋山下路一川風雨濕征輈

春早

雲天冪冪漏微光疎懶惟添睡思長枕上隔籬聞鳥語半殘春夢更悠揚

出郊

雲根修蔓綠成陰風雨園林嬾重尋春自去來人不問碧桃朱李付幽禽

春日

春深不見鴨鶵聲百舌時聞自在鳴獨步移床臥深屋細看新燕巧經營

其二

薔薇正好結花棚擬爲幽軒作錦屏窮巷寂寥人不到空藏春色鎖深扃

其三

一番微雨一番晴淡淡（一作粧點）春容照眼明庭外幽花自開落飛揚無處覓殘英（一作可憐蜂蝶漫多情）

其四

晴明百鳥囀新聲擢啄幽花折粉英冷坐隔簾呼不起惜春無計若爲情（一作與忘情）

其五

雨餘殘日照窗明風弄（一作收拾）行雲點點輕坐對庭陰

一作獨倚春風人間寂時聞蛛網掛虫聲

春曉

雲靄浮空一作雲淡風輕半雨晴茅簷未忍掃殘英欲尋春色飄零盡只有黃鸝一兩聲

其二

浮花浪蘂自紛紛點綴梅苔作繡茵獨有倚蘭香未歇可紉幽佩繫餘春

病中作南京

此身如幻病何傷白日無人景自長寄傲南窗容膝地時時飛夢一作淸夢到羲皇

其二

過簷赫日晝如燔睡轉庭陰始一反縱有諸人來問疾毗耶居士已忘言

其三

寄形一榻日蘧然倚杖支頤髻指天莫逆過門無子侍時來鑑井自跰𨇤

其四

古椿朝菌已忘年貧病寧須更問天石彈不妨隨物化自求鴞炙自應便

病起

竹風帶雨作秋聲半睡惟聞鳥雀爭老病衰殘惟骨立白頭看鏡不須驚

題陳宣事烟波泛宅

忘懷纓紱寄浮居來泛烟波擬釣徒我欲他時淸洛上爲君正櫓作輴輴

偶成

綠鬓潛驚老境催更憐衰晚困低回但知周道平如砥莫問瞿塘灧澦堆

溪上

悠揚春夢成幽興冷落溪光醒酒魂天闊雲浮遮不

盡浪平風過杳無痕

登桐君祠

翠崖千尺峙雲高樓殿翬飛壓巨濤檻外回峯自連著祗因潭下有靈鼇

東林道上閒步

藍輿塵土滿簪纓步入深雲澗谷清漱石枕流非我事謾言溪側聽泉聲

其二

懸崖絶磴碧巑岏杖屨行尋一水閒藉草弄流塵土遠似聞車馬隔人寰

香來因覃下有靈蘞

翠崖千尺倚雲高樓殿巃嵸壓巨濤檻外四峯白連

登梅君祠

盡頃平疇過杳無賓

# 楊文靖公集卷十四

## 答問

### 答胡德輝問

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克謂克其人也若顏子克己然後可以不克人伐謂伐其功也伐其善也雖大禹猶有待乎告戒所謂汝惟不伐是已怨必如伯夷求仁而得仁然後可以無怨欲必如公綽然後可以謂之不欲夫顏子亞聖者也禹入聖域者也伯夷聖之清者也而公綽不欲又爲成人之質今欲

四者不行宜可以爲仁矣今止謂之可以爲難不已輕乎求其說而不得

答克伐怨欲在常情易發難制有而不行焉可以爲難矣若夫仁則又何克伐怨欲之有

問思無邪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發詩三百篇大抵思之發也思而無邪詩何不然哉或曰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思無無邪者惟有思而無所思乎佛語以迷真起妄最初一念爲念之正此理合矣然是說也果聖人當時告門人之意乎

答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夫思可

以作聖而君子於貌言視聽必有思焉而謂有思皆
邪可乎繫辭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自至
神而下蓋未能無思也惟無思爲足以感通天下之
故而謂無思土木也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
也詩三百出於國史固未能不思而得然而皆止於
禮義以其所思無邪而已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或謂性也
天也道也三者同出而異名知性之未始有物也
雖天亦然知天之未始有物也雖性亦然或曰不

然性明其理天道明其事明理之際或疑其無明事之際或疑其有必也理事俱融此其說之難聞也故經言天道皆以禍福善惡焉異乎言性也二說孰是

答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所謂天道者率性是也豈遠乎哉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非有二也聞者自異耳子貢至是始與知焉則將進乎此矣

問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不違仁必不待

見之言行也然非行何自而知知之仲尼知顏子亦有說矣

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則其不違可知矣

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逆其詐將有不勝其詐億其不信將有不勝其不信先覺之人所病在是不逆詐不億不信此其所賢也不然先覺適爲智料隱匿者爾非其賢也或曰不然孔子謂先覺君子夫以是爲賢非獨我也

答君子一於誠而已惟至誠爲可以前知故不逆詐

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抑亦以是爲賢乎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欺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問回也其庶乎屢空說者謂若莊周所謂忘仁義禮樂與夫坐忘之謂也然下文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則所謂空者非忘仁義之類也然空必謂之屢者何如

答其心三月不違仁則葢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則其空也屢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貢貨殖未能無物也孔門所謂貨殖者豈若世之營營者耶特於物未能忘焉耳

問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子路平居受教孔子者也孔子見南子雖如子路者且有不論他人何自而論哉蓋聖人用權處平居不以語學者此子路所以疑而不說也南子不可見審矣今見所不見不害爲孔子者何說

答南子衛靈公之妾以妾爲妻五霸之所不容况孔子而可以見之乎子路所以不說也然當是時窮爲旅人不得而正之者天實厭之也孔子而得位固將正之也然衛之人皆以爲小君而謂過吾國者必見吾寡小君則孔子安得而不見否之時包承小人吉

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也

問原壤夷俟以原壤爲賢耶聖人固以不遜弟罪之矣以原壤爲不賢耶然於聖人敢以夷俟聖人不絶之又從而以杖叩其脛則壤果何人者耶或曰聖人如此故者無失其爲故也然則仲尼故亦多矣何獨於壤見之

答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其置之禮法之外久矣若原壤蓋莊生所謂游方之外者也故敢以夷俟孔子切責之畏其亂俗也然謂之爲賊而叩其脛不已甚乎而彼皆受之而不辭非

自索於形骸之內而不以毀譽經其心孰能如是葢惟原壤而後待之可以如此

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終身行仁者也當時學士大夫有不知奈何顏子一日爲仁而使天下歸仁焉或曰不然天下歸仁猶皇極之道天下所共由也顏子克已太過其末將有墨氏之弊人之樂於爲仁者鮮矣此仲尼所以救之一日能然者由一日而積也後之知是說者惟孟子其然乎

答呂與叔嘗作克已復禮頌曾見之否其畧曰洞然

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斯言得之若未見侯尋本錄去

問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一書未嘗及老氏蓋設教不倫也或說此所謂老彭乃老氏與彭籛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乎

答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

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聞樂而至於忘味有之矣至於三月不知豈近人情乎或說聞韶音不知肉味耳蓋三月者音字之誤也

答謂音字誤爲三月伊川之說如此

問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其意甚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亦字之誤

答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者也其語相似無足疑者世儒之論仁不過乎博愛自愛之類孔子之言則異乎此其告諸門人可謂詳矣然而猶曰罕言者蓋其所言皆求仁之方而已仁之體未嘗言故也要當徧觀而熟味之而後隱之於心而安則庶乎

有得非言論所及也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莊子言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然似喪其耦曾子明夫子之道亦在乎一唯之間蓋與仰天而嘘不異也若爾下文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理似不然或謂忠恕亦自有理

答曾子未嘗問而夫子以是告之蓋當其可也故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門人也未足以語此故告之曰夫子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固不足以盡道

然其違道不遠由是求之則於一以貫之其庶矣乎
問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說者謂有
高明之至德有中庸之至德君子以高明者人所
難勉中庸者人所易行故以人所難勉者立巳而
以人所易行者同民將使人人能之其言民鮮久
矣葢上失其道非一日也而考之中庸則曰君子
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又
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
之又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又
曰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夫君子得是而時中聖人依是而遯世進爲撫世莫如舜退隱就閒莫如顏然且有所執有所擇如是果人之所可到然聖人以民鮮久矣言之則中庸者夫人之所易行矣顧究言之使學者有所適從

答道止於中而巳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中爲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皇極亦謂之極葢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爲二致非知中庸也以

謂聖人以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過之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爲孝悌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爲聖賢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問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或謂仲由服仲尼耻惡衣之戒故至於是方其言志曰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豈能無狐貉之念哉聖人許之何說

答士志於道於縕袍狐貉何容心哉隨所有而安之耳衣縕袍不以惡衣為恥與朋友共敝之不以小巳自私初不相妨也

問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之而不惰與子路聞斯行諸不異然未得為顏子之徒何也

答語之而不惰於吾言無所不說是也與聞斯行之異矣子曰吾與回言終日則所言非一二也今論語所記無幾則孔子與回言蓋有衆人不得而聞者聖人之教人各當其可也故子路雖聞斯行之而孔子猶告之以有父兄在則未得為顏子徒宜矣

問毋友不如已者商也日進以其好與勝已者處也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如之何其可相友也

答所謂如已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勝已也

問道不同不相爲謀道一而已不同者何説

答天下殊塗而同歸故道有不同者途雖殊其歸則同道不同其趨則一也若伯夷伊尹之去就則難相爲謀矣

問君子貞而不諒君子不諒可乎

答惟貞故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

問君子矜而不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君子可矜乎

答矜者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古人用字各有所當難以一說該也

問君子泰而不驕孟子傳食於諸侯人或以爲泰君子可泰乎

答非侈泰之泰若心廣體胖是也

問放鄭聲遠佞人言鄭聲而不及於慝禮言佞人而不及於讒說何也

答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無非禮者則慝禮自放矣佞人禦人以口給則讒說在其中矣

問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不欲者成人之質也人而有欲雖知如武仲勇如卞莊藝如冉求奮不足爲成人而仲尼之言不欲必先之以知何也

答雖有其質不先於致知則無自而入德矣

問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謂由己者猶在我而已顏子於仁何待如是告戒或人之說恐不然

答一視而同仁則天下歸仁矣非由己而何

問覩鮀治宗廟伯夷典天地人之三禮聖人命之

聞其直矣祝鮀之佞顧足以治宗廟者何說

答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故於入太廟每事問蓋儀章器數祝史之事有司之職也然禮藏於器治之不得其人亦不足以成禮矣祝鮀所治蓋有司之職非典禮之官也書所謂直哉惟淸者若太宗伯然後可以責此

問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書言天之曆數而繼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然後至於允執厥中仲尼所叙其畧如是將所謂中者已在乎人心道心之間特在夫精一以執

之耶將當時之人不足語是故畧之耶未諭其旨

答道心之微非精一其孰能執之惟道心之微而驗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則其義自見非言論所及也堯咨舜舜命禹三聖相授惟中而已孔子之言非畧也

問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對曰可嘗觀孟子對滕文公問爲國孟子對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無常産者無常心苟無常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及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及其

敗也則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民且不可罔而問伐國如斯何也

答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因孟子之言而遂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於係累其子弟而後燕人叛之以是而歸罪孟子之言非也

問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覇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也說者以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也亦若固有之也孟子尊王而卑霸夫仁之爲道惟聖人然後能踐之而謂霸者爲固有

果其然乎意以謂外雖久假勉而行之非其本心然誰知其中本無有也願詳教之

答曰管仲伐楚以包茅不入爲辭所謂假之也初非有勤王之誠心卒能以正天下假而不歸者也烏知其非有故孔子以仁與之葢其功可錄也

答周伯忱問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乎先竊謂所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曾晳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

念亦無害也

答曰六德知仁聖義中𠻳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乎先𥨊謂樂山樂水狀仁智之體動與靜述仁智之用樂與壽明仁智之効智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所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其所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

達生理勢

答言意未能體仁智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涖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乎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事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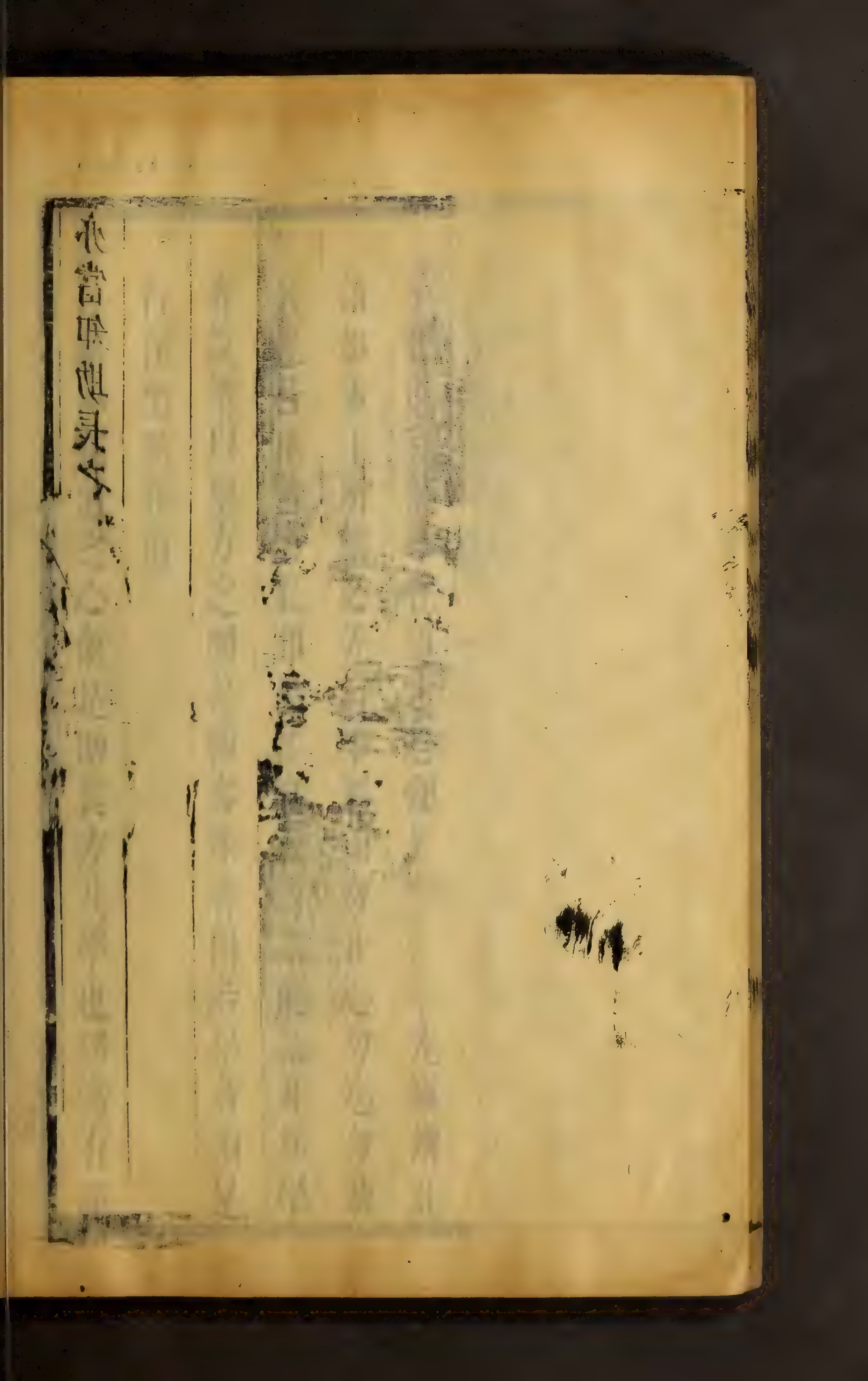
答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

也此言未能體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謂云仁守也

問先生舊常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乎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先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卽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爲學者設謂以聖方之則是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臥在道

答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

亦當知助長之



楊文靖公集卷之十五

策問

問班固志人物

書契之興至數千百歲其間聖帝明王公侯賢士大夫暴君汙吏檮杌嵬瑣之人賢妃淑女艷妻孽妾與夫山林居窮處獨之士隱德潛耀見於載籍蓋不可勝記焉然歷世綿遠編脫簡去其存而畧可知者亦未易一二數也班固表古今人列爲九等之序究極經傳旁質諸子馳騁數千歲之中如度量權衡之較物銖分不遺也抑其書有所受歟將亦奮私智而爲

之歟何其說之詳明也夫由千載而下而上論千載之人智愚賢否儔列等降若親覯焉斯亦難哉其是非得失亦將必有在矣諸君試考而折衷之

問太玄續經楊雄王通之得失

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之旨晦蝕於異端諸子之書名家而傳後世者非一人也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百無幾焉楊雄之太玄王通之續經皆擬聖人之作也二人者亦以斯文為已任其為書宜有異於諸子焉然當時之論尚或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而偁王蓋貶絕之罪也後之論通者亦然子

以謂爲此論者是特以名譏之未究其實也使其書不謬於聖人而有補於六經則二子也奚罪焉學者審其是而已又奚以名爲然觀雄之書三摹四分九極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氣候星日度數律曆之紀無不備具其閎意妙旨馳騁乎有無之際可謂至矣其於易也何準焉通之續經其始終之義四名五志策命誥詔贊議誡諫斷疑褒貶之法具載於其書可考而知諸君試明其所以準易之旨與夫續經之作是非得失詳擇而折衷之以釋論者之疑焉毋或謂其僭擬而不足道

也

問三代漢唐宋取士之法

古者士不患無名而患實之不至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孚故公卿大夫士至于抱關擊柝乘田委吏之賤皆因實與名量能授位其養之有素考之有漸而賢愚善否不容相殽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而士亦無覬覦於其間也周衰教養選士之法廢而縱横之士始相與乘時射利覬時君之好因其剛柔緩急喜怒愛惡之變陽開陰闔以遷惑其志揣吻動喙卒取卿相者無國無之自是朝無常虞而士亦鮮克有廉

耻之行矣漢初刬除前弊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中典以後復增四行以網羅遺逸其規範雖未足方古其猶庶幾乎唐以六科取士至楊綰舉詞藻宏麗又加詩賦國家因之專用聲律熈寧更新法度登延儒臣講明六經之旨盡革雕蟲之習未十餘年間士之應科舉者類皆剽掠補綴迭相祖襲有司眩於銓擇識者患之欲復加詩賦而國論未一諸君究觀前世得失試詳明之無或隱焉

問漢室宗廟

宗廟之制尚矣漢興至本始間凡祖宗廟與在郡國

者合百六十七所其歲時祠祀與衛士祝宰樂人皆以鉅萬數至元帝時貢禹始議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未及施行而禹卒其後天子追用其議然而通儒或非之異論紛如也而班固述父彪之言則獨稱劉歆之論傳而當其是非安在悉詳明之

問漢唐賢相

羿天下之善射也而弓撥矢鉤則雖羿不能取中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而輿脫馬瘦則雖造父不能以致遠人主天下之利勢也而輔之以庸人小天則雖有利勢其能爲治乎𢍰觀虞周之間何其盛哉以舜

武之爲君后稷周召之爲臣而相與共成帝王之業豈不易歟孔子稱曰才難則自古豪傑俊偉之人固不可多得而後可以爲治也西漢之初承暴秦殘刻之餘高惠之間卒至太平其佐命之臣則若有蕭曹而已孝宣中興丙魏有聲茲四人者皆卓然一代之良弼也唐興垂三百年則亦前稱房杜後稱姚宋而已所謂豪傑俊偉之人自古不可多得者豈不信然歟然漢唐之治號稱近古而文采足以表見於後世者抑亦茲數人之力其致治之方所操之術亦必有可言者然卒不能追復舜武之盛以自附於尹周禹

稷之列者其故何哉豈所操之術有未盡歟然是數人者之器業遠近優劣亦可以槩見諸君其悉著于篇以觀所學

問青苗免役之法

傳曰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樂興自古帝王不易之道也熙寧更新百度無非以理財為務其知此乎故謂之青苗以寬民之財免役以寬民之力立市易以權貨賄之阜通使兼并無所侵漁而窮乏者安其生農得盡力於耕而游惰者有所事其設施之意厚矣然未有十年閭羨餘之息充溢府庫而民反

有受其弊者其故何哉是豈立法之方未盡與主上銳意於爲治凡法有害於民者一切蠲除之可謂善矣然抑兼并賑窮乏寛民力役游惰其可無術乎將欲數者之利而無其害學者宜知其說也幸悉陳之以俟采擇焉

問功臣不任職

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議者多非之史氏謂深圖遠算將有以焉其說安在

問春秋經學

周德衰聖王不作寇攘爭取之禍起而名實不加於

天下久矣孔子懼而作春秋以明先王之法綱條大小罔不畢舉善善惡惡因實僞情而輕重長短各中權度無錙銖分毫之差振幽顯微而亂臣賊子知懼焉孔子没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學微言中絶漢興六藝殘缺蓋久而後完而春秋之學列爲三家雖異端競起然自通才博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國家崇尚經術以訓釋之造極其精微而於春秋獨廢而不講其何耶議者欲置博士與諸經比或者其可乎幸明言之將以告于有司

問制民常産

三代之政亡而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產自戰國以來尙矣民無常產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老弱者捐瓢囊轉乎溝壑壯者則聚而爲盜此其常也國家興利修廢務以保民爲心獨能無意於此乎然乘千載之弊將欲追復三代之政使天下之人各有常產宜何施而可務明言之抑亦觀諸君之所蘊

問教學

三代教學廢而禮義之澤竭士無中行非特今日也熙寧之初天子尤銳意於辟廱成均之法以作新人材爲務其有不在於茲乎然士雖無卑近之習而忠

信之道微華雕蟲之弊而浮誕詭異之風熾薄廉耻而敦進取則士之失又不特無中行也今將欲追三代敎學之法以漸磨士類使無過行宜何施而可傳古之君子幸詳言之毋隱

問荆江水利害

荆江合蜀衆水所委源高而流下自夷陵以東地多沮洳陂澤無高山大陵以爲阻固所恃以禦水者隄防而已人力一不至則靡潰千里瀦爲平流不見涯涘昔人有支爲九河以疏瀹之者而後水之爲患消荆人利之非一日矣瀕河之民玩習久安乃始盜河

爲田而河之故道湮没無復存者比年以來水患浸
劇而今歲爲尤甚意者其職此之由乎國家脩明百
度置丞以貳令正以變移水陸爲先務苟可以除民
患者亦無不舉也諸君親被其害者知其所自矣願
詳言之將以告於有司

問兵食與信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於斯三者不得已而去
之則先兵又不得已而去之則先食而信不可去夫
聖人恃民之信如此其重也國家遴選儒臣鎭撫兹
土師出有名士以義奮投甲徒揚以趨敵也鼓舌之

人係頸束手爲地千里紹成先志可謂盛矣議者猶患兵食之不足而有戍役轉輸之勞不可以持久諸君境地相隣宜習知其利害而承學之久孔子所謂去兵去食而恃民之信亦必有說也幸詳言之毋隱

問經術致用

孟子沒聖人之道不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士不知所以學非一日也自熙寧以來訓明經術以幸多士所以迪之可謂至矣然大學之道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不知所止而欲應酬曲當是猶射者未知正鵠之所在而欲取中也其可

得乎諸君承學之久宜知所止矣異時施於有政將必有道也願試言之以觀攸趣

問修身善世之道

孟子言禹稷顏回同道夫回之在陋巷飯蔬飲水終日如愚人然邈乎其若無意於世也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已溺之也稷思天下之饑者猶已饑之也其以身任天下之責可謂重矣則三人者疑若內外之不相及也而孟子曰易地則皆然則古之人所以修身善世之道蓋一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士大夫窮而善其身則進無以經世　務汲汲於事功則退無以處

簞瓢捽茹之樂自漢唐以來往往皆是也其失果安在哉國家比詔有司推原熈豐三舍之令播告之修所以廸士者至矣蓋將養天下之成材而望之以禹稷之事也承學之士宜知古人所以脩身善世之道與夫後世之失躬蹈而力行之以副朝廷出長入治之選請試言之

問限田復常産

三代之政亡暴君汙吏慢其經界天下無常産自戰國以來尚矣民無常産則無常心乘之以饑饉則流亡轉徙救死之不贍欲驅而之善尚可得乎國家修

明百度凜凜乎成周之際矣議者欲為限田之法漸復古制此三代甚盛之舉也然豪宗大族富連阡陌一旦奪其有餘以與不足得無紛紛乎此當今之要務施設之方學者宜知其說也幸詳言之將以獻于有司

問治野人養君子之方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天下之常分古今之通義也先王度地以居民分田以制祿五家之寡則以一下士長之其治野人可謂詳矣自比長而上至于鄉老大夫皆養於野人者也一鄉之廣又

二千五百家而已以今較之猶非赤望縣之比也而卿大夫士列於其間無慮數千人豈不冗且多乎先王未嘗以餼廩爲憂而野人之養君子者亦不以爲厲今之郡縣官有常員宜其易祿矣而議者每以冗官爲患何也國家修飭治具將復三代之制致治之原有在於此學者宜知其說也柰著于篇

問律度量衡修否

大極函三爲一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陰陽合德氣鍾於子而黃鍾之實全焉其長爲度其籥爲量其重爲權其實一也三者立斯民不約而信矣故

曰律爲萬事根本而舜所以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也周衰更秦反古是今變亂先王之制無復存者魏晉而下因陋襲弊律尺不同而諸儒紛紛無復稽正權衡度量至或家自爲之莫能相一上無以考其數度下無以立民信而禮樂亦或幾乎熄矣可勝悼哉國家審法度修廢官凡先王爲治之具蓋無不舉矣而舜之所以同律度量衡與孔子所謂謹權量者或未備也獨何歟豈本末先後固有序歟諸君講明經世之務詳矣願悉陳之

楊文靖公集卷十五終

度下無以立民信而禮樂亦或幾乎息矣可勝惜哉
權衡度量至或家自爲之莫能相一上無以考其數
音而下因隨襲弊律尺不同而諸儒紛紛無復稽正
也因疑更參反古是今變亂先王之制無復存者黜
曰律爲萬事根本而舜所以同律度量衡而天下治

# 楊文靖公集卷十六

## 書一

### 見明道先生

某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單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厲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墮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

已墜之敎駕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偁於世者槩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

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竝起是非紛錯無所考
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莫知
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末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
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
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
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比調官至京師
於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於
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
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又況親逢其人
哉其在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

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寄周道先生其一

自弃走閒歸不聞誨言久矣所居窮僻賢士大夫不至其境毋學有所疑則中懷罔然思所以考正徒北嚮瞻望而已附語者以其視聽不用耳目故能傳死者之事有人所不知者既已聞命矣然其所以能視聽不用耳目則未聞其說古者冠婚喪祭必筮之吉然後行事則古之人其動作未嘗不擇月也其吉安在春秋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是也諸儒之論紛

然莫知所從左氏謂隱公爲攝以經考之則隱非攝明矣然三傳皆謂有讓桓之志其果何也先王之時諸侯疑無相盟之事然考之周官司盟之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覲禮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則諸侯相盟禮所有也不識二禮之說果可以爲據耶抑亦附會之說耶春秋之凡書盟者又何謂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以傳考之則仲子者惠公

之妾桓公之母也後之說者皆以爲惠公之母其日惠公仲子者以別桓公之母耳其不同若此何也春秋之學不傳久矣每以不得從容左右親受指誨爲恨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縷陳恐煩聽覽耳惟先生不以愚鄙見棄一一見教幸甚

其二

某嘗欲治春秋讀之數卷淺識未能窺見其門戸遠去師席疑無質問中欲輟之又惜其初心之勤惓惓不能自已誦習之餘每妄有所億然未知聖人之旨果可以如此求否謹錄之以質諸左右儻因暇時一

賜觀覽正其非謬以開導之則幸甚矣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段以不義得衆公弗能制終欲制之畏人之多言則克段者鄭伯而已非國人所欲也故不稱國討而書曰鄭伯葢交譏之也夫仁人之親愛其弟非徒富貴之而已亦必爲之節也富貴而不爲之節使之驕慢陵僭以速禍敗則其親愛之也適所以害之耳故詩稱鄭伯不勝其妒以害其弟而春秋書曰鄭伯克段正謂是歟夫克者勝敵之辭以勝敵之辭加之則段之强可知矣段之强由辨之不早辨也日有食之穀梁曰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

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變有常數焉此巧曆所能窮也而春秋記以爲異者葢先王克謹天戒因以正厥事則日之有變豈徒然哉必有以也故書曰日有食之而其辭若有食之者葢所以歸咎於人事而不以常數爲不足畏也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夫宋督殺其君而公成其亂取郜大鼎以歸公弑隱公而鄭伯會公于垂以璧假許田則魯之亂鄭伯成之也不書爲內諱也夫鄭伯之假田與公之取鼎其求賂一

也而書之異辭內外之分然也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葢若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有五命之類是也齊衛敵國莫爲命主故曰胥命也至治之時諸侯述職以聽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哉然葵丘之會不書命何也葢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實爲盟主故不書命葢不與其擅命也其他若及宋之類義例甚衆并前書所問皆未能曉畧賜疏示乃至願也浼瀆左右徒用愧畏惟先生誨人不倦未拒絕之幸甚

寄伊川先生

某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此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本體用兼舉而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能稽其所弊正謂此耳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

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其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爲如何

附伊川答論西銘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

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則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答伊川先生

示論西銘微旨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承訓誘也幸甚幸甚某昔從明道先生卽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始知爲學之大方是將終身佩服豈

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謂西銘之書以
民爲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爲兄弟之無
告者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
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切恐其
流遂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爲兼愛而發與墨氏
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
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
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而平施
之茲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何謂稱物親疎遠近

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某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方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爲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爲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所以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相去阻修未緣趨侍以請畢餘敎茲爲恨耳

與楊仲遠其一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當勉也甚慰甚慰道廢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爲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在在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爲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 先帝睿聖方將大有爲而遽有凶變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卽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歛之臣遷謫殆盡東州民吏如釋重負息陰休迹而遇淸風也幸甚

幸甚不知吾鄉亦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甚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玉或未作歸計早晚當作書勉之令就學也某苟祿如常賤吏冗職無補於萬分而舊學日廢以此易彼孰得孰失

其二

近日不審爲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爲已之學正猶饑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饑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葢無異於饑渴者此固學

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某迂拙之學無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不已宜爲後生豪俊之所憫笑而乃過爲吾弟之所取信故尤區區不敢嘿也惟亮之

其三

辱示高文用意精深益見好學之篤也夫養氣之道如治苗然舍之而不耘則有稂莠之傷助之長則揠之而槁矣其說是也然將不舍而耘之則宜奈何與

夫助之長者又何辨此近似之際體之者尤當愼擇也夫以天廢人以人滅天固不可也然養氣者不廢人不滅天則天人猶兩立矣烏覩所謂合一者哉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葢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人者不足道也伯夷求仁而得仁子貢以是知孔子不爲衛君其言正爲讓國而發至於天下視之爲去就則夷齊非求爲此也烏得以此爲求仁之効哉是猶未免以迹論也生之謂性未有過也告子論生之所以謂之性則失之矣老氏之有無佛氏之色空葢將明天下至賾非有人

物之異也老子以有生於無又曰有無之相生是不知有無一致矣正蒙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卒陷於浮圖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山河大地正指物言之也若謂指物言之可也則浮圖見病之說不足非矣此與佛氏以心法起滅天地更當究觀所謂心法起滅天地之旨未易以一言攻之也更詳味之如何或有未盡無惜疏示

其四

寄示襍論用意精確益見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夫克己者楊雄所謂勝己之私是也反身而誠則當體

而足無所克也故前書論反身與克己異意耳更詳考之告子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所以謂之性故失之非生之謂性有二說也特告子未達耳乾之六爻有臣位而坤之六爻無君位夫乾之九二雖曰有臣位然君德也故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其此之謂乎用是求之則乾坤君臣之位可推而知也某在此雖多事亦時得開卷間於經史頗有論著并所講乾坤義無借錄示冗迫書不能究

其五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爲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皆能如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官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其六

諸子之學折諸聖人猶望洋向若其辨自屈也儒佛之論造其極致則所差耿忽耳其義難知而又其辭善遁非操戈入室未易攻也雖橫渠之博辨精深猶未能屈之爲城下之盟况餘人乎置而勿論可也要當深造而自得之則其辨自見矣近日治經讀史如何家居既不爲外事湮汨諒須精到也或有論議寄示爲幸先生書錄去某到此未暇開卷西廳稍寬擴有園亭足以自適何日事漸定計可溫尋舊學也冗迫不能盡萬一

寄程二十三其一 明道先生子汝陽簿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潁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遞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某正月盡離鄉四月初方到官所敝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士類凋落朋友絶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遂默默浸爲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潁之樂進趍文席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遊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慎愛

其二

爲別倏兩年窮居寡便郵置安否之問彼此曠絕傾念之至每形夢寐邇日不審起居何如某到官逾月矣人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亦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來告尚遠高論暑毒切冀自重

與楊君玉

久別不審爲况何如比得足下書辭旨超邁慨然似有志者甚慰甚慰夫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孔子之徒自子貢以下其說有未聞者而吾子自謂知之其所造遠矣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願加好焉則異日所

進未易量也其諸況如昨無足念者未間千萬加愛

與楊孟堅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欵奉談論中懷歆然每以爲恨欽慕之至不能去心夏熱伏審尊候起居萬福吾丈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沉下僚不副輿論然淸時引年五福兼備蟬蛻囂塵之中俯仰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富貴而不知反者有間矣此固哲人之所榮非常俗可到欽羨欽羨詩二篇輒浼左右辭鄙意陋不足以游揚盛美徒有累乎高明耳慙悚慙悚

楊文靖公集卷十六終



